

星期天夜光杯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5 年 2 月 1 日

星期日

第 460 期

新民晚报

责编:赵 美

视觉:戚黎明

编辑邮箱:zhaom@xmwb.com.cn

B1



■新作《妖怪山》

1 写幻想处女作创奇迹

今年1月8日,彭懿的图画书处女作《妖怪山》上市,当月即加印,创造了国内原创图画书的奇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妖怪山’。愧疚、自责、悔恨……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它就是一座藏在内心深处的‘妖怪山’,无法碰触、不敢直面。”说起自己十年磨一剑的新书,彭懿还拿出了《妖怪山》插图作者九儿给他寄来的手稿翻给我们看:“我喜欢写妖怪,我相信每个孩子的心里都住着个小妖怪,它是孩子童年最好的伙伴。现在的很多故事对孩子来说太甜了,传统的童话和民间故事有些恐怖的因素,但这个故事并没有渲染‘害怕’的气氛,反而很温馨。”彭懿对九儿的插画极尽赞美:“光画就用了两年,改了好几稿,每个细节都颇具匠心。”彭懿写小说的速度很慢,一本妖怪山的故事他写了一个星期,之后又改了一遍又一遍,他习惯早上创作,所以常常凌晨4点起床,开始写作,一个上午写不了多少字,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做点理论研究,小区里跑跑步,晚上继续阅读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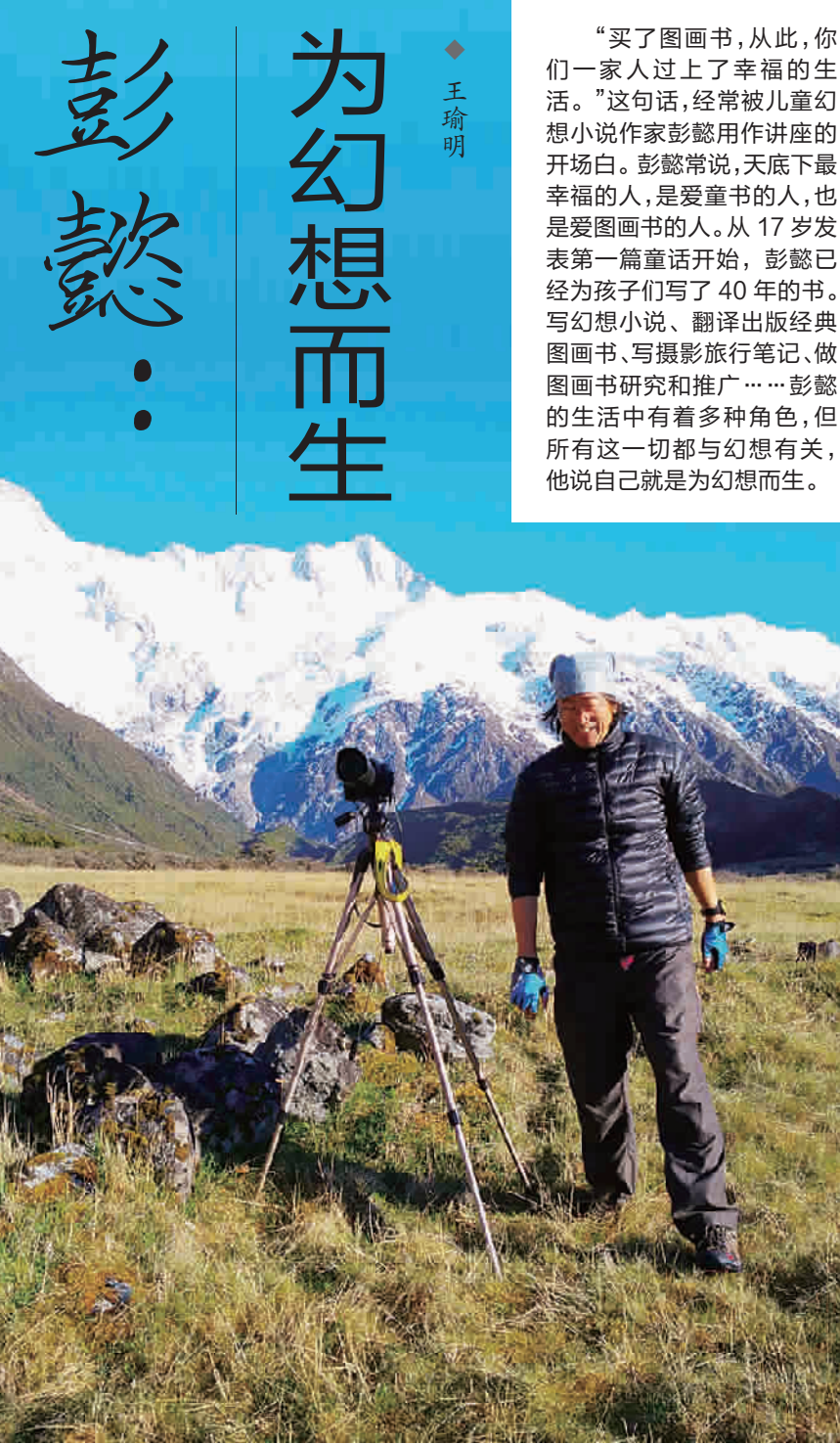
说彭懿是最早把“幻想小说”这一概念引进国内的儿童文学作家一点也不为过,“好的幻想小说都是成长故事,孩子阅读幻想小说,就是一次想象力的远行。幻想小说经久不息的魅力在于能帮助孩子处理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内心冲突。”没有挑战、没有新鲜感的故事,彭懿是不会写的,他希望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能看到“一片从未看到的风景”。

曾经在写幻想小说“我是夏蛋蛋系列”时,他立下了一个志愿:不写俗套的故事,不重复自己,挑战自己想象力的极限。“我深知,我的想象力能走多远,孩子们的想象力才能走多远。”彭懿说,“我是夏蛋蛋系列”的确改变了人们对幻想小说的偏见,作品中的夏蛋蛋、狐狸妈妈、大熊爷爷、花仙子、蓝耳朵等形象,全都充满着正能量。《我是夏蛋蛋》不负众望,入选了1月下旬刚评出的“2013年度上海市作协会员优秀作品”。

2 译童书反复读多推敲

长期从事儿童幻想文学的研究和写作,彭懿温和和气,声音清爽干脆、幽默真挚,给人一种轻松、快乐的感受。童年时,彭懿喜欢描画昆虫,愿望是当一名昆虫学家,制作昆虫标本。所以,他选择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昆虫专业。随着梦想的变化,30多岁时,彭懿去了趟日本,在国立东京艺专大学研修了4年的儿童文学。

彭懿是个高个子,他的头发极具艺术性,似乎随时都准备潇洒地往后一甩。他家的书橱也极具艺术性,像座美术馆,他从日本买回了很多原版的图画书研究,还有各国的最优秀的图画书……在彭懿眼中,图画书就像个高高矗立的美术馆,每本书都像一个绘画展览、一件艺术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为他们提供色彩、想象以及精神的滋养。



彭懿：为幻想而生

◆王瑜明

“买了图画书,从此,你们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句话,经常被儿童幻想小说作家彭懿用作讲座的开场白。彭懿常说,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是爱童书的人,也是爱图画书的人。从17岁发表第一篇童话开始,彭懿已经为孩子们写了40年的书。写幻想小说、翻译出版经典图画书、写摄影旅行笔记、做图画书研究和推广……彭懿的生活中有着多种角色,但所有这一切都与幻想有关,他说自己就是为幻想而生。

懿责无旁贷的事。

彭懿的演讲,最短是一次3小时,最长的是6小时,每场演讲中,有人笑得大声,也有人小声地流泪,但就是没人走动,甚至没人去上厕所。一位有个唐氏综合征宝宝的妈妈给彭懿写信说:“当年听您讲座读童话书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图画书已经成为她生活里重要的一部分……她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封信,彭懿一直珍藏着,这对他也是莫大的鼓励。彭懿每次讲座,都会给大家看几十张他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拍摄的梦幻般的照片,引领大家进入一个梦幻般的世界。每次演讲,彭懿自己也觉得很享受,“因为图画书本身就好”。每次讲座,彭懿都会精心设计,“就像写小说一样,有起承转合还有高潮,不是随便讲。”彭懿会准备几千张PPT和很多故事,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很多本图画书。2月8日,彭懿和九儿又将为大家带来专场讲座。

“很多年轻妈妈比较注重为学龄前孩子挑选图画书读物,但上小学后,这种阅读往往被功利性学习所取代,幼儿园和小学老师也很少具备儿童文学方面的修养。所以,这一阶段的‘守门人’尤为重要。”彭懿不否认童书市场“含金量”高,现在纯文学小说卖几万册也许都不容易,畅销童书印数可以百万起跳,但对好书的检验标准不应只是销量。“我想做篝火边那个说故事给孩子听的大人,我的身边围坐着许多孩子,他们紧张中有点害怕,但又迫不及待想知道故事的后续,这是我自己写作的要求:好玩、好看、感人,不是简单地咯吱人或吓唬人。”彭懿说。

4 爱摄影出入幻想世界

彭懿每次讲座时“插播”的照片都是自己的作品,他称自己为“一个命中注定的旅人”,是一位狂热的摄影师,当他在人鬼不分的幻想世界里陷得太深的时候,他就会背着沉重的背囊,带着长短短短的镜头、三脚架上路了。新西兰的鲁冰花、原始森林、新疆的胡杨、广西的龙脊梯田、雪山、寺庙、悬崖峭壁……凡是有极致景色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彭懿写过许多本美丽、弥漫着一种幻想、诡异而又无比浪漫气氛的摄影旅行笔记,像《背相机的旅人》《三上甘南路》《邂逅白狐——我的新疆之旅》……

“你一生不会遇到两次同样的光”,彭懿是光的虔诚追随者,他可以为了等待夕阳照耀山峦的瞬间守候一天,别人因为天阴,都抱怨着下山了,而他静静等待着,终于拍摄到难得一见的景致,他也可以为了等待星光下的小教堂的美,一夜就呆在那荒无人烟的地方,令人震撼的满天星斗仿佛只为他闪烁。去年10月中旬,彭懿去新西兰摄影旅行,初到特卡波湖畔时,暴雨才息,湖畔的鲁冰花还未绽放。一个月后,当他再次返回湖畔时,拍到了传说中美丽的鲁冰花。在新西兰摄影旅行的一个月里,彭懿走过了无数条徒步道。一个春寒料峭的雨天,狂野的冰雹打在他的头上,他逃进了一条泥泞的小路,却无意中闯进了一片在他的幻想小说中幻想过无数次的绿色雨林——青苔、倒伏的巨木、涓涓瀑布、无数个飞舞着精灵。



■彭懿的摄影作品

3 守门人推广优秀童书

在儿童文学领域,彭懿是学术型作家。所有著作中,他最看重的不是小说创作,而是以儿童文学推广人和守门人身份撰写的几套导读类专著。10年前,彭懿出版了《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第一次把百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世界经典图画书集中呈现在中国读者眼前。而后,彭懿把自己的足迹洒遍了大江南北,“我想告诉年轻的父母什么是图画书,为什么要读图画书,怎么读图画书。一个人的童年记忆与体验对他后来的精神走向,以及他最终所能够到达的地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童年阅读不容忽视。”推广优秀童书成了彭

除了写幻想小说,彭懿被小朋友们和年轻妈妈们追捧的另一大原因,就是他翻译了无数图画书,《山姆和大卫去挖洞》《谁偷走了我的帽子》《这不是我的帽子》《公鸡的新邻居》《我的连衣裙》《14只老鼠》等……不过彭懿感叹“译一本童书,好难”。每次翻译图画书,彭懿都要把文字稿打印出来反复读,推敲用哪个词最适合孩子,有时甚至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前阵子翻译一本书,碰到一个词,直译是‘卑鄙’,可放在原文里,用来形容一个孩子,那就太重了,反复读、和日本朋友探讨,最后决定用‘不可原谅’这个词。”彭懿说,在他尚未出版的图画书《不要哭得太使劲》中,彭懿再次碰到了“难题”。“我不能用‘软弱’来形容一个孩子,而且这个词里还必须带有同情心的意思。”斟酌了好长时间,他最后想出了“心软”这个词:“心软的孩子,大多都有同情心。”在彭懿的带领下,妻子杨玲玲也加入了翻译经典图画书的行列。《小红火车大冒险》《胡萝卜怪》《多了》《我要把我的帽子找回来》……翻译完,夫妻俩还得反复给译文润色,找到又准确,又适合小朋友理解的词语。